

汪孔德 著

档案鉴定研究

DANG'AN JIANDING YANJIU



安徽大学出版社

王月卿 著

档案鉴定研究

DAANGUANGUO JILUANGUO GUANGUO GUANGUO



中国档案出版社

汪孔德 著

档案鉴定研究

DANG'AN JIANDING YANJIU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档案鉴定研究/汪孔德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1110-664-0

I. 档… II. 汪… III. 档案鉴定—研究 IV. G2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7601 号

档案鉴定研究

汪孔德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551-5108871 0551-5107716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镜平	开本	880×1230 1/32
特约编辑	姜萍 江琛	印张	8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数	208千
		版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1110-664-0

定价 22.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最富挑战性的档案工作	1
第一章 中外档案鉴定史	17
第一节 外国档案鉴定史	17
第二节 中国档案鉴定史	34
第二章 西方档案鉴定理论	46
第一节 年龄鉴定论与来源鉴定论	47
第二节 行政官员决定论与职能鉴定论	49
第三节 文件双重价值鉴定论	55
第四节 利用决定论与费用价值率论	59
第五节 宏观职能鉴定论与电子文件双重鉴定论	64
第六节 欧美国家档案鉴定理论发展规律	72

第三章 中国特色档案鉴定理论	76
第一节 关于中国有无档案鉴定理论之争	76
第二节 相对价值标准理论	81
第三节 价值鉴定论	85
第四节 本位原则理论	93
第四章 档案鉴定的标准与原则	100
第一节 明晰鉴定标准与原则的内涵	100
第二节 构建档案鉴定标准体系	105
第三节 我国档案鉴定的原则与标准	110
第五章 档案鉴定的内涵	122
第一节 档案鉴定内涵结构	123
第二节 档案价值鉴定内容	125
第三节 实质鉴定	138
第六章 档案保管期限表	143
第一节 档案保管期限表的属性	143
第二节 档案保管期限表的类型与结构	147
第三节 档案保管期限表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152
第四节 档案保管期限划分	156
第五节 改革档案保管期限表	160
第六节 实行档案保管期限表审批制	162

第七章	档案鉴定工作的运行机制	166
第一节	档案运动周期全程鉴定	166
第二节	设立档案鉴定专门组织机构	171
第三节	档案鉴定的人员结构	175
第四节	档案鉴定的监控	184
第五节	档案鉴定工作方法	188
第八章	电子档案鉴定	195
第一节	电子档案鉴定的概念与特性	196
第二节	电子档案鉴定理论	201
第三节	电子档案鉴定内容	205
第四节	电子档案鉴定的原则与措施	209
第五节	电子档案鉴定方法	215
第九章	档案真伪鉴定	219
第一节	伪档案产生的原因及危害性	219
第二节	影响档案真伪鉴定的因素	225
第三节	现行档案真伪鉴定	228
第四节	历史档案真伪鉴定	232
参考文献		243
后 记		251

绪 论

最富挑战性的档案工作

经过历史的传承与选择,档案工作已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项神圣而又光辉的事业。档案是人类社会的原始记录,档案是社会记忆,档案是人类历史文明的财富。正是因为档案具有的现实利用价值和历史文化遗产价值,档案及其管理活动才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成为不可替代的事业,成为人类文明社会重要的标志。档案鉴定是选择历史记录与社会记忆,构建未来历史文化遗产的关键,档案鉴定是最富挑战性的一项工作。

档案鉴定工作的挑战性表现为:档案鉴定的责任性——构建历史文化遗产,保存社会记忆;档案鉴定的风险性——决定档案生死存亡的命运;档案鉴定的重要性——档案工作的核心环节;档案鉴定的学科知识性——专业知识、综合知识的

运用与决策。

一、档案鉴定是档案工作的核心

档案鉴定涉及档案的质量和档案的存亡命运,涉及档案的管理水平,涉及档案工作的各个方面。档案鉴定始于文件归档(立卷),贯穿档案管理的始终,决定每一份文件的去留与作用的大小,它已超出作为一个业务工作环节的内容,它不仅仅是档案管理工作中的项业务环节,而是整个档案工作的基础。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馆长库克说:“鉴定是档案事业的中心,是一项没有终点、永无止境的工作,因为档案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业务环节,而是贯穿于整个档案工作中,是整个档案工作流程的核心环节。”^①

1992年,美国档案学者莫里斯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演讲时说:“鉴定是档案工作整个系列决定中第一个关键性决定,是随后所有决定得以产生的基础,因而它是档案工作的首要职能,鉴定的重要性位属第一。”^②欧美国家档案管理的核心认定以20世纪50年代为分界线,在此之前,在来源原则指导下,档案整理是整个档案管理工作系统的核心和重点,而此后档案鉴定逐渐代替档案整理占据档案工作的核心位置。至20世纪90年代,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都取得了重大发展,演绎成为如美国学者斯奈克(Sink)所称的“20世纪90年代是档案鉴定的年代”。正如加拿大另一位档案学家露西娅娜·杜兰蒂所说:“鉴定在许多档案工作者的认识中,已经由一项工作手段,发展成为全部档案工作的核心。”^③

① [加拿大]T·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构建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档案学通讯》,2002(2)。

② 陈兆祺:《必须狠抓档案保存价值的鉴定工作》,《兰台世界》,1999(2)。

③ [加拿大]露西娅娜·杜兰蒂:《鉴定的概念与档案理论》,《美国档案工作者》,1994(4)。

相对于欧美国家观念的变化,我国对档案鉴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迟迟不能到位,表现出惊人的滞后性。以往的教科书和论文论著中都是将档案鉴定作为一个档案工作环节,置于一般的位置加以介绍。鉴定与其他环节被割裂开来,与其他相对独立的工作捆绑在一起,被视为档案工作“八大环节”之一。即使在 21 世纪初,我国档案界还把档案鉴定工作看做档案管理业务环节之一,只是剔除和销毁没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这是一种消极与静止的档案鉴定观。中国档案学家邓绍兴、陈智为在主编的《档案管理学》(修订本,2002 年 5 月版)中,首次明确指出:“鉴定是指对档案价值(有用性)的鉴别判定。其基本任务是通过档案的原始价值与情报价值(有用性)的鉴别判定,决定档案的销毁。这项工作存在于文书立卷、收集、整理和保管环节之中,是档案管理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决定档案存毁)、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

随着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中国经济、科技、民生的迅猛发展,中国档案事业面临着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面临向如何保存社会记忆、面向社会、服务全体民众的转变,而馆藏膨胀与服务面窄、利用效率低的问题也逐渐暴露,档案鉴定工作的重要性受到档案界与社会各界越来越清晰的认知。人们终于认识到,档案鉴定工作从档案工作的起点到档案工作的终点,贯穿于整个档案工作之中,鉴定是档案工作的中心环节,它不是孤立于中间的一个工作环节,而是渗透于其他环节之中,是决定和影响其他工作环节的核心工作。档案鉴定工作逐渐走向档案工作的前台,形成以鉴定为中心的档案工作格局。终于在理论和认识上取得迟到的进步,并且成为理论认识上一次重大的飞跃。

现今的中国档案工作实践已经充分佐证了这一点。从档案工作的起点看,归档被认为是档案工作与文书工作的结合部,是档案工作的起点,归档的过程也是档案鉴定的过程,这种鉴定被称为“归档鉴定”,其任务是剔除无保存价值、无需归档的文件,选择有保存价值的文件并区分不同的保管期限,以归档保存,这项工作存在于收集与整

理工作环节之中。在档案保管阶段,分为进馆鉴定、期满鉴定、分级鉴定。进馆鉴定是对档案从档案室向档案馆移交时的一次价值复核;期满鉴定是剔除已到期无需继续保存的档案;分级鉴定就是将馆藏中永久保存的特别珍贵的档案挑拣出来加以特殊保管。在档案利用过程中,档案鉴定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档案的开放鉴定、真伪鉴定。开放鉴定直接决定利用者能利用什么样的档案;真伪鉴定关系到在档案编研、对外公开档案材料时档案本身的真实性。即使到了当今电子档案时代,对电子档案同样要进行从载体到内容的双重鉴定。

档案鉴定影响到档案工作各个环节的开展。如果进馆档案玉石不分,档案馆就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陷入拆卷、调整编目等重复无效的劳动之中,同时影响档案著录、计算机检索、档案数字化等现代管理工作的开展;档案的庞杂使真正有价值的档案淹没于“故纸堆”中,降低了利用率;珍贵档案湮没在一般文件之中,不利于重点保护;开放鉴定的不及时展开,影响社会对档案的利用,档案利用效益低反过来导致档案工作的低效率,影响整个档案事业的发展。实践证明,档案鉴定涉及档案工作的方方面面,与收集、整理、保管、统计、编研、检索、利用等其他环节息息相关,鉴定是档案工作各个环节都牵涉到的一项工作,渗透于各环节之中并与各环节有机结合密不可分,它贯穿于档案工作始终,而且是首要的决定性的核心环节,影响和决定着档案工作的健康发展,影响着档案管理水平,影响着档案工作质量。

随着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信息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科技现代化、民生发达化进程的加快,档案与社会将紧密相连,档案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档案鉴定问题将被社会热切关注,档案鉴定将成为我国档案工作的重心。

二、档案鉴定具有风险性

为什么说档案鉴定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与挑战性相伴的是风险性。鉴定是决定文件生死存亡的关键,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尤其是错误的鉴定必将导致档案被毁和历史资料灰飞烟灭,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因为只有存在才可能有价值并创造价值,档案生命一旦完结,一切利用价值就无处可寻,所以档案鉴定决定档案之生死存亡,是档案价值得以发挥的前提和保证。

詹姆斯·B·罗兹在其《档案管理和文件管理在国家信息系统中地位的调研报告》中指出:“档案鉴定工作是档案工作者全部工作中最困难和最重要的一项专业活动,因为一旦出现了允许孤本文件实体销毁的决定,其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包含在这份文件中的信息从其他材料资源中是无法得到的。”由于档案鉴定中的销毁鉴定具有不可逆性,档案鉴定工作就必然具有风险性。

档案鉴定首先必须对档案价值进行评估,在对档案所具有的价值进行分析后决定其存毁。而档案价值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潜在性等特点,档案内容的复杂性、社会需求的随机性和社会实践的持续性,客观上限制了人们对档案价值的揭示,人们对档案价值总觉得难以把握,对档案价值鉴定倍感无力、无奈、无法,档案价值鉴定成了档案工作中最困难的一项业务活动。

档案鉴定的困难,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畏难,归根结底是对风险性的惧怕。从风险性来说,中国档案人员害怕的是所谓“政治风险”。加拿大档案学家库克说,档案鉴定“本质上是人们在认识档案客观属性的基础上,对档案满足未来社会利用需要的预见、预测和评价,它是一种主体性的认识,而且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认识,包括决定文件

命运而采取的一切行动”。^① 鉴定的行为是主观的,鉴定的结果却是客观实在的,一旦出现错鉴错毁,档案鉴定人大到可能成为毁灭历史证据的罪人,小到可能影响本单位、本地区工作的开展,从而遭受批评和指责。中国的公职人员对此是十分敏感的,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所谓“战备鉴定”和“文革”“清档”运动,至今仍令全中国档案工作者心有余悸。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中国大地刮起一股全国性战备鉴定工作之风。1964 年 9 月,根据当时战备形势,全国从中央到地方进行大规模档案清理鉴定,要求在两年内完成全面清理鉴定任务,在“少而精”思想的指导下,鉴定销毁比例过大。“文革”中又掀起一场所谓的战略性转移和“清档”运动。1969 年,在“战备”口号下,全国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清理鉴定运动,在“清、精、轻”(即清理档案、精简档案、减轻档案)思想的指导下,一切从精简出发,剔除大量档案,造成滥毁档案现象,有的地区和机关销毁的档案占全部档案的 70%。在“阶级斗争为纲”和“要准备打仗”的政治背景下搞了一场群众性档案鉴定运动,对档案大砍大杀,以致演变成新中国空前的档案浩劫。

我国档案学者濮德祥先生(“文革”后任安徽省档案馆馆长)曾清晰地描述过这场浩劫。一位时任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的人,在对一批省档案馆旧政权档案处置时,说了句令人震撼的历史笑话:“不能让反动政权的档案混进革命政权档案馆来,送到造纸厂去化纸浆为革命生产还能做点贡献。”殊不知他这一声令下,一段安徽的历史化作浆水而付诸东流。这场浩劫在中国档案工作者心中留下深深的创伤而久久难以愈合,因担心历史悲剧重演,人们畏惧鉴定、害怕承担风险的心理便积淀下来。

逃避风险、避重就轻是人类行为的自然选择,鉴定者在档案鉴定中表现出的求稳心理或者回避鉴定工作是人之常情,这也是中国档

^① [加拿大]特里·库克:《1898 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年。

案鉴定工作不能成为档案管理重心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档案人员一直把“保管保险”、“鉴定危险”作为信条。同其他业务工作不同,档案价值鉴定涉及档案存毁,关系到档案的命运,档案放在库房,困难再大,问题再突出,东西还在,而一旦鉴定出错,处置不当,则不可挽回。档案人员总有这样的观念——“宁存毋毁”,造成中国档案鉴定工作存在“鉴定难,销毁更难”的问题,甚至是鉴而不定,定而不销,其结果是短期变为长期,长期变为永久。特别是“民国档案片言只字不得销毁”的禁令以及“档案是历史文化财富”的观点,加上 20 世纪 80 年代丰富馆藏的指导思想,使得鉴定成为档案工作的“瓶颈”便顺理成章,不可阻挡。

国外同样对档案鉴定这一决定档案命运的工作非常谨慎和保守,对鉴定工作带来的风险也心存疑虑。19 世纪最有影响的德国历史学家冯·兰克认为,档案工作者的职责是为国家和民族乃至社会文明保存史料、积累知识,原则上反对一切鉴定和销毁档案的行为。在档案鉴定问题上表现出极端的保守性。著名档案学家、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馆长库克认为,鉴定工作者像幽灵一样逃避了人们的监督,销毁了公众所不知悉的大量文献,用片面的文件打造历史,让官方叙述成为主流,导致民众远离档案。

如何使档案工作者愿意冒这种风险?那就是冒险之后看获得利益的可能,而档案鉴定同其他风险中获得的利益的行动相比,行动者不存在利益的回报。相反,冒险不仅可能会出差错,而且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特别是档案馆在进行一次大规模鉴定以后,牵一发而动全身,基础工作之大之烦,令人谈虎色变。在对国家档案工作效率还没有严格考核的状况下,要求档案部门积极主动地开展鉴定工作,陷入风险与麻烦之中,是不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价值鉴定是不具有任何利益的风险行为,在具体的鉴定工作中,档案工作者普遍存在等待、观望、不敢动手或不愿动手的现象,明哲保身思想根深蒂固,使得档案鉴定工作步履维艰。

将档案鉴定从风险性泥潭中拔出,驶上顺乎时代快车的关键是

给这种风险率极高的劳动以政策保护和技术保障,解决档案工作者进行档案鉴定的后顾之忧。遗憾的是,这种政策还没有出台,这种技术还有待完善。

首先,要建立鉴定标准体系。尽管我国有关档案价值鉴定的标准很多,但相对于多种类型档案价值的多种鉴定,显然还不够系统,除归档鉴定标准较为科学外,其他如期满鉴定、进馆鉴定、开放鉴定、分级鉴定、真伪鉴定及电子档案鉴定都比较模糊,难以把握。

其次,建立权威鉴定机构和面向社会的档案鉴定咨询制度。在档案主管部门中建立专门的档案鉴定机构,负责审批各种档案鉴定标准,组织有关专家委员会或鉴定小组开展鉴定工作。长期以来,档案界对机关文书(业务)部门人员能否从事档案鉴定工作争论不休。自从机关档案保管期限表由备案制改为审批制后,机关档案保管期限表的权威性、科学性、可操作性显著增强,因而可以放心大胆地让他们鉴定。为保证鉴定中能更多地考虑档案的第二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应建立面向公众咨询的鉴定机制,集思广益,减少失误。

最后,政治上予以保护。在档案鉴定中应允许失误,消除“左”的影响,不应该在正常的档案鉴定业务工作中添加政治色彩,“又精又全”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不应该作为档案鉴定工作质量的检验标准。

从事档案鉴定工作的档案工作者,肩负的责任是重大的,谨小慎微会导致该剔除的没有剔除,结果是“玉石不分”;大刀阔斧会导致仍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被销毁,结果是“玉石俱焚”。现代的档案鉴定理论已为档案鉴定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标准和技术框架,有待在鉴定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我们不能等待鉴定理论与标准完善之后才去进行鉴定工作。时代呼唤大档案大鉴定,档案鉴定者必须克服畏难心理,与时俱进,推动档案鉴定工作奋勇前行。

三、档案鉴定是档案学科性、知识性的集中体现

长期以来,人们对档案的重要性不再怀疑,但是对档案工作的知识性、学科性表示质疑,甚至有人认为档案工作是捆捆扎扎、糍糊刷刷、收收发发。在外界看来,档案工作是一项没有理论知识支持、知识装备简单的工作。档案鉴定集学科理论性、专业知识实践性、综合知识决策性于一身,从理论与实践上回应了这个真实存在而又令人生疑的问题。

档案鉴定工作本质是人们在认识档案客观属性的基础上,对档案满足未来社会利用需要的预测和评价,它是一种主观性认识,而且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认识。鉴定工作具有的预测性和主观性不仅要求鉴定人员具有较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而且还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谨慎的鉴定态度和较强的判断能力,还要求档案鉴定者有渊博的知识和较高的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档案鉴定体现了档案工作的学科性、专业性。

首先,档案鉴定工作催生了档案学的基本理论。如1901年迈斯奈尔的年龄鉴定论;1922年詹金逊的行政官员决定论;20世纪30年代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论;20世纪50年代谢伦伯格的文件双重价值鉴定理论;20世纪60—70年代菲斯本的利用决定论;20世纪80—90年代库克等提出的宏观职能鉴定论等。这些理论的贡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激发了对档案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对提升档案学科的科学性、推动档案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国外档案鉴定经过激烈的学术争鸣,完善了理论体系并促进了新理论的形成,档案鉴定理论的相继问世是档案学理论史上的一座座丰碑和标志。档案鉴定理论来源于丰富多彩的档案鉴定实践,是档案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档案价值鉴定需要从鉴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决策能力。档案价值鉴定是鉴定主体在档案价值认知的基础上,对

档案客体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的预测和评估,并据此决定档案的存毁,对档案价值进行评估是鉴定的主要形式。从特征上看,档案鉴定是一项受主观因素作用的、以价值评估为核心的鉴别工作。鉴定者在评估档案是否有情报价值、历史文化价值时,应具有更广阔的视角和更丰富的知识。档案发展委员会主席莫里斯·瑞杰在《现代档案的筛选与鉴定》一文中说:“对鉴定者来说,需要具有与鉴定中各个文件实体有关的主题知识,每个人必须在宽主题领域(诸如外交、军事、工业、商业、农业、劳动等)成为专家,在那些领域具有基本的关于研究方法、需求、发展趋向等专业知识,以及在特定题目中的专长,以便在能够看到的将来,以其可能用于该领域研究为出发点来评价文件价值。”^①档案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档案价值的评估却有一定的主观性,由于受个人生活阅历、文化程度、认识水平等因素影响,对档案价值评估存在个体差异性,鉴定者的知识素质、理论水平、实践能力起着关键作用,亦是正确评估档案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鉴定者之所以必须是档案学专家和学识功底深厚的学者,是因为档案鉴定中对档案价值鉴定的把握要求很高。档案价值是档案鉴定的核心,档案价值从其表现形式来看有多种形态。从档案价值实现的目的看,可分为现实利用价值与历史研究价值;从档案价值实现的范围看,可分为第一价值与第二价值;从档案价值实现的性质看,可分为情报价值与证据价值;从档案价值实现的形式看,有利用价值与保存价值;从档案价值实现的效果看,有社会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价值;从档案价值实现的状态看,有显性价值与潜在价值;另外,还有学术价值、行政参考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知识价值等。而且这些价值在不断变化,档案价值有与时递减或递增的规律。对档案的鉴定者来说,要求其在特定的时间内对档案价值作出正确判断。明确档案的现实价值、社会价值、长远价值、利用价值、潜在价值、历史

① 莫里斯·瑞杰:《现代档案的筛选和鉴定》,转引自《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96页。